

注音
蘇子由文

揭要

世謂眉山一家之文，至子由而薄；有唐諸大家宏奇瑰怪之文，至子由而衰；非篤論也。子由之文，汪洋淡泊適如，其爲人汪洋以取遠勢，淡泊以存真味，故不失諸叫囂；信乎東坡難爲兄，老泉難爲父也！讀其文者當能辨之矣。

小傳

蘇轍，字子由，與軾同登進士科，又同策制舉，以直言置下等，授商州軍事推官。神宗朝，王安石以執政領三司條例，命轍爲之屬。安石行青苗法，轍力陳其不可，出爲河南推官。哲宗召爲右司諫，蔡確、韓縝、章惇皆在位，窺伺得失，轍皆論去之。又論竄呂惠卿，累遷御史中丞，拜尙書右丞，進門下侍郎。紹聖初，廷

試進士中書舍人，李清臣撰策題爲紹復之說。轍疏諫，哲宗不悅，落職知汝州，累
謫雷州。安置移循州。徽宗立，徙永州岳州，已而復大中大夫致仕，築室於許，號潁
濱遺老，卒諡文定。

注音
蘇子由文

目次

爲兄軾下獄上書·····	一	荀彧論·····	二六
自齊州回論時事書·····	三	三國論·····	二七
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·····	六	隋論·····	三〇
乞責韓縝第七狀·····	一〇	唐論·····	三三
乞誅竄呂惠卿狀·····	一二	狄仁傑論·····	三八
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·····	一九	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·····	四一
商論·····	二〇	臣事策一·····	四三
六國論·····	二二	元祐會計錄序·····	四六
漢景帝論·····	二四	古今家誠序·····	五一

齊州閔子廟記·····	五三
黃州快哉亭記·····	五五
武昌九曲亭記·····	五七
上樞密韓太尉書·····	五九
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·····	六一
祭亡兄端明文·····	六三

注^音蘇子由文

儲同人先生選本

爲兄軾下獄上書

臣聞困急而呼天，疾痛而呼父母者，人之至情也。臣雖草莽之微，而有危迫之懇，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。臣早失怙^音恃，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。今者竊聞其得罪，逮捕赴獄，舉家驚號，^音憂在不測。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，無大過惡，惟是賦性愚直，好談古今得失，前後上章論事，其言不一，陛下聖德廣大，不加譴^音責。軾狂狷^音寡慮，竊恃天地包含之恩，不自抑畏，頃年通判杭州，及知密州日，每遇物託興，作爲歌詩，語或輕發。向者曾經臣寮繳進，陛下置而不問，軾感荷恩貸，自此深自悔咎，不敢復有所爲。但其舊詩已自傳播，臣誠哀軾愚於自信，不知文字輕易，迹涉不遜，雖改過自新，而已陷於刑辟，不可救止。

軾之將就逮也，使謂臣曰：「軾早衰多病，必死於牢獄，死固分也，然所恨者，

少抱有爲之志，而遇不世出之主，雖齟齬在呂切於當年，終欲效尺寸於晚節；今遇此禍，雖欲改過自新，洗心以事明主，其道無由；況立朝最孤，左右親近，必無爲言者，惟兄弟之親，試求哀於陛下而已。」臣竊哀其志，不勝手足之情，故爲冒死一言：

昔漢淳于公得罪，其女子緹音提縈音榮，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，漢文因之遂罷肉刑。今臣蠅音根蟻之誠，雖萬萬不及緹縈，而陛下聰明仁聖，過於漢文遠甚。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，非敢望末減其罪，但得免下獄死爲幸。兄軾所犯，若顯有文字，必不敢拒抗不承，以重得罪；若蒙陛下哀憐，赦其萬死，使得出於牢獄，則死而復生，宜何以報？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，粉骨以報，惟陛下所使，死而後已，臣不勝孤危迫切，無所告訴，歸誠陛下，惟寬其狂妄，特許所乞，臣無任祈天請命，急切隕越之至。

【困急呼天二句】史記風原傳：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；疾病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【怙恃】謂父母也。詩經：無父何怙，無母

何恃。**【逮捕赴獄】**宋史蘇軾傳：軾徙知湖州，上表以謝，又以事不便民者，以詩託諷。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，撻其表語，並媒孽所爲詩，以爲訕謗，逮赴臺獄。**【通判杭州】**軾以試進士發策事，激怒王安石，遂請外放，通判杭州。**【知密州】**軾自杭州徙知密州。**【遇物託興二句】**時王珪復舉軾詠詩曰：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閒惟有蜚龍知。以爲不臣。神宗曰：彼自詠梅，何與朕事？軾遂得輕比。**【齟齬】**商不正而參差出入也。故意見不合，亦曰齟齬。太玄：其志齟齬。**【漢淳于公四句】**文帝時，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，其少女緹縈願沒入爲官婢，以贖父刑罪。文帝憐悲其意，詔除肉刑。**【螻蟻】**喻微賤也。**【納】**獻納也。如漢時納粟贖罪之意。**【末減】**科罪避重就輕也。左傳：三數叔魚之罪，不爲末減。**【隕越】**顛墜之義。左傳：恐隕越于下。

自齊州回論時事書

齊州，治今山東歷城縣。宋史：軾爲陳州教授三年，授齊州掌書記，又三年，改著作佐郎。

臣自少讀書，好言治亂，方陛下求治之初，上書言事，陛下不廢狂狷，召對便殿，親聞德音，九品賤官，自此始得登對論事。當此之時，陛下好問之聲，震動海內，愚賤之人，篤信寡慮，以爲天下之事，可得徐陳遍舉，指顧而定矣。旣而誤蒙恩澤，受職條例，抗論得失，與有司不合，得請外補，於今七年，而天下之治安，終未可見，臣竊疑之。

伏惟陛下天生聖德，聰明睿知，不學而具，其於謀慮措置，曾何足云；自頃歲以來，每有更_庚張_晉，民率不服。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，保甲行而農無餘力，免役行而公私並困，市易行而商賈皆病，上則官吏勞苦，患其難行；下則衆庶愁歎，願其速改。凡此四者，豈陛下之聖明，有所不知耶？臣以爲非也。陛下之聖明，無所不知，何以言之？二年以來，陛下屢發英斷，廢置大吏，數_{切疏羽}其罪愆，明示臣庶，凡天下所共疾惡者，陛下無一不知。由此觀之，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，陛下何所不察。今者皇天悔禍，啓道聖意，易置輔相，中外踴躍，思覩寬政，而歷日彌月，寂寞無聞。衆心皇皇，如久饑而不得食，臣雖愚陋，竊獨爲陛下恨也。陛下自卽位以來，求治之心，常若不及，意將以堯舜之隆平，易漢唐之淺陋，不幸左右不明，陵遲以至於此，天下之人，孰不知之？今也旣知其不可用而去之，又循其舊而不改，將遂代之任咎，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。

且今天下之安危，智者不再計矣。水旱連年，死者將半，遺民饑困，盜賊滿野，

疆場未寧，軍旅在外，府庫空竭，邊餉寡少，事之可憂者，何可勝數，術之不效，斷可見矣。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，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，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？臣聞人主之德如天，天之於物也，熾昌志切然而旱，赤地千里，草木皆死，可謂虐矣。然至雷雨時作，膏澤洋溢，百穀奮起，民復粒食，鼓舞盛德，而忘旱之虐，何者？度量廣大，改過無疑也。如使密雲不雨，旣雨而中止，遲疑猶豫，久而不忍，則天之生物盡矣。傳曰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庚音也，人皆仰之。」今陛下誠先治其心，使虛一而靜，湛宅減切乎？彼我得失，莫能嬰也，去惡如去塵垢，遷善如救饑渴，與民一新，罷此四事，青苗之旣散者，要之以三歲而不休息，保甲之旣團者，存其舊籍而不任事，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，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，行之期年而觀之，苟民不安居，水旱復作，盜賊復起，財用復竭，誠有一事以憂陛下，臣請伏岡上之誅，以謝左右。陛下誠不信臣，數年之後，親受其弊矣。古人有言曰：「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？」惟陛下爲社稷籌之，臣謹列四事之害，畫一以獻，不勝

愚忠憤懣音悶之誠，干犯天威，伏俟鈇鉞，臣轍誠惶誠恐，昧死上書。

【召對便殿】神宗熙寧二年，轍上書言事，召對延和殿。【受職條例】熙寧二年，置三司條例司，以王安石陳升之領其事，轍爲

檢詳文字。【與有司不合二句】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，又以言事怒安石，遂出爲河南府推官。【青苗】熙寧二年九月，行

青苗法，其法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爲基本，民願預借者給之，令出息二分，隨夏秋稅輸納，如遇災傷，許展至豐熟日納。【保甲】

又三年十二月，立保甲法，其法十家爲保，五十家爲大保，十八保爲都保，各有長，每戶兩丁以上，選一人爲保丁，授之弓弩，教之戰陣。

【免役】又行募役法，其法使民出錢募人充役，計民之貧富，分五等輸錢，名免役錢，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等，亦等第輸錢，名助役錢，

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，謂之免役寬剩錢。【市易】又五年三月，行市易法，凡貨之可市，及滯於民而不售者，官爲平其價市之，

若欲市於官者，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，實期使償，半歲輸息十一，及歲倍之。【易置輔相】又七年四月，王安石免，

以韓絳同平章事。【陵遲】言如邱陵之透遲，稍卑下也。後漢書漢室陵遲，爲日久矣。【傳】古書。【君子之過也六句】見

論語。【湛】澄也，淡也。【嬰】蔡也，粹也。【罔上】罔，猶欺也。【一慙句】見左昭。【漦】煩悶也。【鈇】斲斨刀。

【鉞】斧也。

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
蔡確字持正，晉江人。韓縝字玉汝，錢諸人。哲宗初立，以確爲尚書左右

僕射，兼門下中書侍郎。

右臣頃論奏蔡確

苦角切

韓縝

止忍切

才不足用，及多過惡，乞賜罷免，至今未見

施行，確近已上章求退，而縝安然未有去意，臣恐陛下隱忍不決，久失天下之望。竊惟先帝在位，僅二十年，勵精政事，變更法度，將以力致太平，追復三代，是以擢濁音任臣庶，至有起於小臣，十餘年閒，致位公相，用人之速，近世無與比者，究觀聖意，本欲求賢自助，以利安生民，爲社稷長久之計，夫豈欲使左右大臣，媮倫音合苟容，出入唯愈水切唯，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竊取利祿，以奉養妻子而已哉？

然自法行以來，民力困敝，海內愁怨，先帝晚年，寢疾彌留，深知前事之失，親發德音，將洗心自新，以合天意，而此志不遂，奄棄萬國，天下聞之，知前日敝事，皆先帝之所欲改，思慕聖德，繼之以泣，是以皇帝踐阼，聖母臨政，奉承遺旨，罷導洛，廢市易，捐青苗，止助役，寬保甲，免買馬，放修城池之役，復茶鹽鐵之舊，黜吳居厚，呂孝廉，宋用臣，賈青，王子京，張誠一，呂嘉問，蹇居僊切周輔等，命令所至，細民鼓舞相賀，臣愚不知朝廷以爲此數事者，誰之過也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，逢君於惡；下

則小臣貪冒榮利，奔競無恥；二者均皆有罪，則大臣以任重責重，小臣以任輕責輕，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。

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，至於大臣，則因而任之，將復使變息帖切和陰陽，陶冶音也民物，臣竊惑矣；竊惟朝廷之意，將以體貌大臣，待其愧恥自去，以全國體。今確音也續自山陵已後，猶端然在職，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，臣謹按確續受恩最深，任事最久，據位最尊，獲罪最重，而有覲他典切面目，曾不知愧，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？則今日安得不爭？以昔之所行爲非耶？則昔日安得不言？窮究其心，所以安而不去者，不過以爲是皆先帝所爲，而非吾罪也。夫爲大臣忘君徇己，不以身任罪戾，而歸咎先帝，不忠不孝，豈有過此？臣竊不忍千載之後，書之簡策；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，則先帝獨被惡名，此臣所以痛心疾首，當食不飽，至於涕泗之橫流也。確等皆碌碌常才，無過人之實，朝廷將取其德，則不聞其孝弟可稱；將取其才，則不聞其功業可紀；將取其學，則不聞其經術可師；徒以悅媚上下，堅固寵祿，陛

下何不正確續之罪，上以爲先帝分謗，下以慰天下之望。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續，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，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，故臣竊謂大臣誠退，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，可一切不治，使得革面從君，竭力自效，以洗前惡，臣不勝狂愚，忘身爲國，乞宣示此疏，使確續自處進退之分，臣雖萬死，不以爲恨，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【先帝】指神宗。

【媿合】媿，苟且僥倖也。賈山文：媿合取容。

【唯唯】恭應之辭也。漢書：對曰唯唯。

【彌留】病日臻，既彌留，謂病久留於身而不去也。

【奄】忽也，遽也。

【皇帝】指哲宗。

【聖母】指宣仁太后。

【導洛】神宗時導洛通汴，以宣者

宋用臣董其事。

【市易青苗助役保甲】俱見前。

【買馬】即保馬法，令保甲養馬也。

【茶】元祐元年，劉摯蘇轍等言茶

法之弊，二年，令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，仍官爲計置，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，凡以茶易穀者聽。

【鹽】哲宗初，王巖叟言河北鹽法權

賣之非，明年，罷河北榷法，仍舊通商。

【鐵】元豐間，官榷鐵造器用，以鬻於民，至元祐罷之。

【吳居厚】吳奉行新法最力，工拊克

元祐初治其罪，安置黃州。

【呂孝廉】未詳。

【宋用臣】本宦官，權勢震赫一時。元祐初，言者論其罪，謫滁州太平酒稅。

【呂嘉問】公弼從孫，嘗竊公弼論新法奏稿，以示安石，後黜知淮揚軍。

【青王子京張誠一】均未詳。

【蹇周輔】字驥翁，

成都雙流人，仕至刑部侍郎。元祐初，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，拊克欺誑，罷知利州。

【變和句】變，和也。書：惟此三公論道經邦，安

理陰陽。

【陶冶句】陶冶，借爲化育裁成之義。淮南子：包裹天地，陶冶萬物。

【體貌】猶禮貌也。漢書：體貌大臣而厲其節。

【山

陵句】天子冢曰山陵，謂神宗既葬以後也。【有覲面目】見詩經；又越語：余雖覲然而人面哉。注：覲，面慚之貌。

乞責韓縝第七狀

右臣聞天下治亂，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閒耳；冰炭不可以一器，梟鸞不可以

共棲，

共音恭，絲切，古本

梟

音高，絲切，遙音

不可以同朝，顏回盜跖

之石切

不可以並處。傳曰：「一

薰一蕕，

猶音

十年尚猶有臭。」夫君子推誠而不疑，故易欺；孤立而不黨，故易危；正

言而不諱，故易閒；

居晏切

潔廉而不懷，故易去。小人則不然，竊用威福以布私恩，交

通左右以結主知，頑鈍無恥，

胡結切

詬無節，故其合也易，而其去之也難；誠使君

子小人同處，則小人必勝，君子必去，如薰之香，一日而亡，如蕕之臭，十年而存，此

理之必然者也。

陛下用司馬光爲相，雖應務之才，有所不周，而清德雅望，賢愚同敬。至於韓縝，如屠沽之行，害於而家，以穿窬之才，凶於而國，皆有實狀，可以覆按，行路之人，

指目非笑，紛紜之論，不可具載。此何等人也，而陛下使與光同列，以臣度之，不過一年，續之邪計必行，邪黨必勝，光不獲罪而去，則必引疾而避矣；如人服藥，用茯苓烏喙許切，合而並食之，陛下以爲茯苓長年之功，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？臣前後六上章，論續過惡，乞正典刑，至今留中不下，陛下必謂續先朝舊人，不可不用，則宜早罷光政事，使續自引其類，布列於朝，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，毋使邪正雜處，而君子終被其禍。自古四夷內侮，必於新故更代之際，主少國疑之時，故孝惠高后之世，匈奴桀驁，唐太宗初卽位，突厥奄至渭北，今二虜蓄謀，安危未分，折衝禦侮，專在輔弼，去歲虜使入朝，見續在位，使副相顧，反脣微笑，此何意也？虜誠見續無狀，舉祖宗七百里之地，無故與之，今其爲政，我之利也，故喜而竊笑耳。啓姦辱國，必始於是，北虜地界之謀，出於耶律用正，今以爲相，虜以關國七百里而相用正，理固當爾，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續，臣愚所未諭也。伏乞檢臣前後章疏，下三省兩制雜議，正續之罪，以告四方，有不如臣言，甘伏誅刪去。上之罪，謹奏。

聞，伏候敕旨。

【共繇】共即共工，繇禹父，即堯時四凶之二。【臬繇】即臬陶，舜時爲士。【顏回】孔子弟子。【盜跖】即下惠之弟，亦作盜跖。【一薰二句】見左傳。薰，香草也。蕝，臭草也。【隼詆】隼，鷹也。詆，詆讎也。【司馬光爲相】元祐元年閏二月，蔡確免，以司馬光爲尙書左僕射，至四月，始免韓絳。轍上書時，絳尙與光同相也。【屠沽】屠，屠戶。沽，賣酒者。乃執賤業之稱。【穿窬】論語：其猶穿窬之盜也。與集解：穿，穿壁；窬，窟牆。【茯苓】生松林中，肉白微赤，爲藥類甘平之品。【烏喙】有毒植物。本草綱目：正者爲烏頭，多歧者爲烏喙，均入藥。【孝惠高后二句】漢惠帝時，匈奴冒頓爲書遺高后，辭極褻慢。【唐太宗二句】太宗初即位，突厥寇涇州，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。【二虜】謂遼與西夏。【折衝】晏子春秋：不出樽俎之間，而折衝千里之外。【虜使】謂遼使。【使副】謂其正使及副使也。【反脣】反其脣以示不服意也。漢書：婦姑不相悅，則反脣而相稽。【七百里】熙寧間遼來議疆事，詔於分水嶺爲界，乃遣韓絳如河東，劃新疆與之，凡東西失地七百里。【三省】謂中書省尙書省門下省也。【兩制】宋時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，以翰林學士掌內制，知制誥掌外制，故名。

乞誅竄呂惠卿狀

惠卿字吉甫，泉州晉江人。哲宗初，知太原府，知不容於時，懇求散地，轍因條奏其姦。

右臣聞漢武帝世，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，以迎合上意，變亂貨幣，崇長犴獄，使天下重足而立，幾至於亂。武帝覺悟，誅湯而後天下安。唐德宗世，宰相盧

杞嫉賢妒能，戕害善類，力勸征伐，助成暴斂，使天下相率叛上，至於流播，德宗覺悟，逐杞而後社稷復存。蓋小人天賦傾邪，安於不義，性本陰賊，尤喜害人，若不死亡，終必爲患。

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，懷張湯之辨詐，兼盧杞之姦凶，詭變多端，敢行無度，見利忘義，黷_{音獨}貨無厭_{切於}。王安石初任執政，用之心腹，安石山野之人，強_胡很_切，傲誕_徒，其於吏事冥無所知，惠卿指摘教導，以濟其惡。青苗助役，議出其手，韓琦_{音奇}始言青苗之害，先帝知琦朴忠，翻然感悟，欲退安石而行琦言。當時執政，皆聞德音，安石亦惶遽自失，累表乞退，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。惠卿方爲小官，自知失勢，上章乞對，力進邪說，熒_{切戶}惑聖聽，巧回天意，身爲館殿，攝內侍之職，親往傳宣，以起安石，肆其僞辨，以破琦說，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，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。自是諍臣吞聲，有識喪氣，而天下靡然矣。至於排擊忠良，引用邪黨，惠卿之力，十居八九。其後又建手實簿法，尺椽_{音傳}寸土，檢括無遺，雞豚

狗彘抄筭

竹洽切

殆遍，專用告訐，推析毫毛，鞭箠

垂音

交下，紙筆翔貴，小民怨苦，甚於

苗役，又因保甲正長，給散青苗，結甲赴官，不遺一戶，上下騷動，不安其生，遂至河

北人戶流移，雖上等富家，有驅領車牛，懷挾金銀，流入襄鄧者，旋又興起大獄，以

恐脅

虛業切

士人，如鄭俠王安國之徒，僅保首領而去。原其害心，本欲株連蔓引，塗

汙公卿，不止如此，獨賴先帝天資仁聖，每事裁抑，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；不然，安

常守道之士，無噍

諸音

類矣。

既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，於是力陳邊事，以中上心，其在延安，始變軍制，雜用蕃漢，上與馮京異論，下與蔡延慶等力爭，惟黨人徐禧助之，遂行其說，違背物情，壞亂邊政，至今爲患。西戎無變，妄奏警急，擅領大衆，涉入虜境，竟不見敵，遷延而歸，糜費資糧，棄捐戈甲，以鉅萬計，恣行欺罔，坦若無人，立石紀功，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。自是戎人怨叛，邊鄙騷動，河隴困竭，海內疲勞，永樂之敗，大將徐禧，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，始終協議，遂付邊政，敗聲始聞，震動宸

極，循致不豫，初實由此。邊釁許刃切一生，至今爲梗。古杏切及其移領河東，大發人牛，耕嘉音葭蘆吳堡保音兩塞生地，託以重兵，方敢布種，投種而歸，不敢復視。及至秋成，復以重兵防託收刈，所得率皆秕卑履切稗傍卦切，雨中收穫，卽時腐爛。惠卿張皇其數，牒轉運司交割，妄言可罷饋運，其實所費不貲，而無絲毫之利。邊臣畏憚，皆不敢言。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。雖復肆諸市朝，不爲過也。若其私行嶮險音薄，非人所爲。雖閭閻下賤，有不食其餘者。安石之於惠卿，有卵翼之恩，有父師之義，方其求進，則膠固爲一，更相汲引，以欺朝廷。及其權位旣均，勢力相軋扎音，反眼相噬，化爲讎敵。始安石罷相，以執政薦惠卿，旣以得位，恐安石復用，遂起王安國、李士寧之獄，以促其歸。安石覺之，被召卽起，迭相攻擊，期致死地。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，置賣田產，使舅鄭膺請奪民田，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。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，獄將具而安石罷去，故事不復究。案在御史，可覆視也。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奸，發其私書，其一曰：無使齊年知，齊年者，馮京也。

京安石皆生於辛酉，故謂之齊年。先帝猶薄其罪，復發其一曰：無使上知。安石由是得罪。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，託妻子，平居相結，唯恐不深，故雖欺君之言，見於尺牘，不復疑問。惠卿方其無事，已一一收錄，以備緩急之用。一旦爭利，遂相挾既音摘，不遺餘力，必致之死。此犬彘之所不爲，而惠卿爲之，曾不愧恥。天下之士見其在位，側目畏之。夫人君用人，欲其忠信於己，必取仁於父兄，信於師友，然後付之以事，故放五切寬五切違命也，而推其仁，則可以託國；食子徇君也，而推其忍，則可以弑君。欒布唯不廢彭越之命，故高祖知其賢；李勣音唯不利李密之地，故太宗許其義。二人終事二主，俱爲名臣，何者？仁心所存，無施不可，雖公私有異，而忠厚不殊。至於呂布事丁原，則殺丁原；事董卓，則殺董卓；劉牢之事王恭，則反王恭；事司馬元顯，則反元顯；背逆人理，世所共疑，故呂布見誅於曹公，而牢之見殺於桓氏，皆以其平生反覆，勢不可存。夫曹桓古之姦雄，駕馭英豪，何所不有，然推利究害，終畏此人；今朝廷選用忠信，惟恐不及，而置惠卿於其閒，譬如薰蕕並處，梟鸞並

樓，不惟勢不兩立，兼亦惡者必勝。況自去歲以來，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
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，或以牟利，或以黷兵，一事害民，皆不得逃譴。今惠卿身兼
衆惡，自知罪大，而欲以閑地自免，天下公議未肯赦之。然近日言事之官，論奏姦
邪，至於鄧綰烏版切李定之徒，微細畢舉，而不及惠卿者，蓋其凶悍猜忍如蝮音蝮蝎，
胡葛切萬一復用，唯音眦士懈切又必報，是以言者未肯輕發。臣愚蠢寡慮，以爲備
位言責，與元惡同時，而畏避隱忍，孤負朝廷，是以不憚死亡，獻此愚直，伏乞陛下
斷自聖意，速正典刑，縱未以汙鉢音鑽音，猶當追削官職，投畀四裔，以禦魑止知切
魅音，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【張湯】漢武帝元狩二年，以湯爲御史大夫。【貨幣】時造皮幣，白金，鑄三銖錢，算緡錢舟車，其法大抵出張湯。【犴獄】犴，亦

獄也，鄉亭之繫曰犴。【重足】汲黯責張湯曰：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，令天下重足而立，側目而視矣。【武帝覺悟二句】帝以

湯懷詐面欺，使趙禹切責，湯遂自殺。【盧杞】唐德宗建中二年，以杞爲同平章事，杞陰狡，欲起勢立威，小不附者，必欲置之死地。

【征伐】謂用兵兩河也。【暴斂】謂行開架稅及括富商錢。【播遷】謂德宗先如奉天，後奔梁州也。【逐杞】李懷光上表

暴揚杞等罪惡，乃貶杞等爲遠州司馬。【王安石初任等句】安石領條例司事，以惠卿爲檢詳文字，事無大小，必與惠卿謀之，

凡所建請章奏，皆惠卿筆。【韓琦始言等句】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，請罷青苗，帝頗悟，安石稱疾不出，並上章自辯，帝爲異辭謝之，且命惠卿諭旨。【排擊忠良】謂貶孫覺、呂公著等。【引用邪黨】謂用李定、曾布等。【手實簿法】惠卿用其弟和卿計，制五等丁產簿，使民自供手實，尺椽寸土，檢括無遺，至雞豚亦遍鈔之，隱匿者上告，而以貲三之一充賞。【保甲正長四句】俱見呂惠卿本傳。【襄】宋京西南路，治襄州，今湖北襄陽縣。【鄧州】宋屬京西西路，今河南鄧縣東南。【鄆俠】鄆俠政惠卿朋黨，惠卿怒，欲株連與大獄，神宗不可，但編管於英州。【王安國】安石弟，素與鄆俠善，惡惠卿姦諛，面辱之，至是亦奪職放歸田里。【無噍類】噍，齧也。漢書：襄城無噍類。注：謂無有活而噍食者。【賊罪被黜】安石子勞，諷鄆俠發惠卿強借富民錢五百萬，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爲姦利事，置獄鞠之，惠卿遂免職，出知陳州。【延安】宋爲府，屬陝西永興軍路，今陝西膚施縣治。【蕃漢】初，陝西沿邊，蕃漢兵各自成軍，每戰則以蕃兵爲先鋒，而漢兵守城，惠卿至，合之爲一。【馮京】字當世，江夏人，與惠卿不合，出知亳州，旋調渭州。【蔡延慶】字仲遠，萊州人，時呂惠卿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，延慶在渭州，以爲不然。【徐禧】字德占，洪州分寧人，惠卿更軍制，諸老將俱不爲然，神宗遣禧往經畫，禧是惠卿議。【妄奏警急等句】蕃部屈全七將入寇，惠卿乃將牙兵接邊，啓師于東郊，遂趨綏德，抵無定河，歷十有八日而還。【靈夏】靈州，治今甘肅靈武縣，夏州故城，在陝西橫山縣西。【河隴】河，卽黃河，謂今甘陝交界一帶。隴山，在陝西隴縣西北，延亘入甘肅境，隨地異名。【永樂之戰】元豐五年九月，夏人陷永樂，徐禧等敗死。【本惠卿布衣中句】惠卿領修撰經義局，時禧因獻策，以布衣充檢討。【敗聲始聞二句】永樂之敗事聞，神宗臨朝痛悼，爲之不食。【不豫】天子有疾稱不豫，言神宗自此致疾也。【移領河東】元豐間，惠卿移知太原府。【葭蘆吳堡】葭蘆，今陝西葭縣。吳堡，今陝西吳堡縣。本爲夏人所據，熙寧間取得之。【秣稗】秣，不成粟也。稗，結實似黍粒，微苦。【糜】

官文書也。【轉運使】官名，宋初置諸道轉運使，掌軍需糧餉。【反眼二句】惠卿既得志，忌安石復用，凡可以害安石者，無不用其智。【被召即起】安石復入相，即偕道而進，七日至汴京。【安石之黨】指鄧綰發惠卿獄案，見上注。【蹇周輔】爲御史臺推直官，善於諷勸。【發其私書】惠卿告安石罪，發其私書，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。馮京與安石同年生，故云。帝以安石爲欺，遂罷相。【放麋】韓非子：孟孫獵得麋，使秦西巴載之持歸，其母隨之而啼，秦西巴勿忍而與之。孟孫歸，大怒，逐之，居三月，復召以爲其子傅，曰：夫不忍麋，又且忍吾子乎？【食子】齊桓公欲嘗蒸兒之味，易牙蒸其兒而獻之。【欒布】布爲梁大夫，使於齊，及還，彭越已遇害，乃奏事頭下，祠而哭之，漢高以布爲都尉。【李勣】勣故爲密將，密降唐，勣尙據密舊境，魏徵勸之降，勣乃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密，使自獻之，唐主聞之，數曰：眞純臣也。【呂布】布初爲丁原部曲，董卓陰使布殺原，後復刺殺卓，及布降曹操，劉備曰：明公不見丁建陽董卓師乎？遂殺之。【劉牢之】晉安帝時，牢之爲王恭司馬，恭敗，執恭降，附元顯，後叛元顯，附桓玄，繼欲叛玄，遂自殺。【吳居厚呂嘉問宋用臣】並見前。【李憲】本宦官，曾任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，元祐初，劉摯論憲貪功生事，貶右千牛衛將軍，分司南京。【王中正】以宦官經略涇原，元祐初，言者論其將兵違詔之罪，又貶兩等。【鄧綰】字文約，成都雙流人，本安石黨，元祐初知揚州，言者論其意，改滁州。【李定】字資深，揚州人，亦安石黨，元祐初，暴其前過，謫居滁州。【蝮】毒蛇。【蝮】蜘蛛之屬，尾末有毒鉤，能螫人。【睚眦】張目忤視也。史記：睚眦之怨必報。【鉄鑽】公羊傳：不忍加之鉄鑽。注：斬腰之刑也。【投界二句】四裔，四方極遠之地。魑魅，木石之怪。左傳：投之四裔，以禦魑魅。

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

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

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，昔以言事獲罪，投竄南荒，俠有父年老，方將獻言，自知必遭屏斥，取決於父，父慨然許俠，誓不以死生爲恨，而流放以來，迄今十年，屢經大赦，終不得牽復，父日益老，而俠無還期，有志之士，爲之泣涕。況自陛下臨御，一新庶政，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，更改略盡，而俠以孤遠，終無一人爲言其冤者。臣與俠生平未嘗識面，獨不忍當陛下之世，有一夫不獲其所，是以區區爲俠一言，伏望聖慈，特賜錄用，使其父子生得相見，以慰天下忠直之望，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【英州】宋英州屬廣東路，卽今廣東英德縣。

【別駕】官名，爲州刺史之佐吏，從刺史行部，別乘傳車，故謂之別駕。宋改置諸州通

判，以倣貳郡政。

【鄭俠】字介夫，福州福清人，嘗監安上門。熙寧八年，以上疏論呂惠卿得罪，編管汀州，嗣爲張璪所劾，復徙英州。

【青苗助役市易保甲】均見前。

商論

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，而周之世三十有七。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，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，宣王一人而已。夫商之多賢君，宜若其世之過於周；周之賢君，不如商之多，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，其故何也？蓋周公之治天下，務以文章繁縟_{辱音}之禮，和柔馴擾剛強之民，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，貴老而慈幼，使民之父子相愛，兄弟相悅，以無犯上難制之氣，行其至柔之道，以柔天下之戾心，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，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，京師不振，卒於廢爲至弱之國，何者？優柔和易，可以爲久，而不可以爲強也。

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，不可復見矣。嘗試求之詩書，詩之寬緩而和柔，書之委曲而繁重者，舉皆周也，而商人之詩，駿發而嚴厲，其書簡潔而明肅，以爲商人之風俗，蓋在乎此矣。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，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，然其至敗也，一散而不可復止；蓋物之強者易以折，而柔順者可以久存，柔者可以久存，而常困於不勝，強者易以折，而其末也，乃可以有立，此商之所以

不長，而周之所以不振也。

嗚呼！聖人之慮天下，亦有所就而已，不能使之無弊也；使之能久而不能強，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，此二者，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。太公封於齊，尊賢而尚功，周公曰：「後世必有篡弑之臣。」周公治魯，親親而尊尊，太公曰：「後世寢衰矣。」夫尊賢尚功，則近於強，親親尊尊，則近於弱，終之齊有田氏之禍，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。蓋商之政近於齊，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，其所以治魯也，故齊強而魯弱，魯未亡而齊亡也。

【五王】太甲、太戊、祖乙、盤庚、武丁。

【縶】飾也。

【田氏】陳厲公子完奔齊，改姓田氏，至田和始遷其君康公貸於海上，自立爲

齊後。【魯困於盟主】春秋，齊秦晉楚之稱霸，迭爲盟主，魯介諸大國之間，困於徵召之令。

六國論

嘗讀六國世家，竊怪天下之諸侯，以五倍之地，十倍之衆，發憤西向，以攻山

西千里之秦，而不免於滅亡。常爲之深思遠慮，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。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，慮患之疏，而見利之淺，且不知天下之勢也。

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，不在齊楚燕趙也；而在韓魏之郊。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，不在齊楚燕趙也；而在韓魏之野。秦之有韓魏，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；韓魏塞秦之衝，而蔽山東之諸侯，故夫天下之所重者，莫如韓魏也。

昔者范雎雖音用於秦而收韓，商鞅用於秦而收魏。昭王未得韓魏之心，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，而范雎以爲憂；然則秦之所忌者，可以見矣。秦之用兵於燕趙，秦之危事也；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，燕趙拒之於前，而韓魏乘之於後，此危道也。而秦之攻燕趙，未嘗有韓魏之憂；則韓魏之附秦故也。夫韓魏諸侯之障，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，此豈知天下之勢耶！委區區之韓魏，以當強虎狼之秦，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？韓魏折而入於秦，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，而使天下徧受其禍。

夫韓魏不能獨當秦，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；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。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，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。以四無事之國，佐當寇之韓魏，使韓魏無東顧之憂，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，以二國委秦，而四國休息於內，以陰助其急；若此，可以應夫無窮，彼秦者將何爲哉？不知出此，而乃貪疆場亦晉尺寸之利，背盟敗約，以自相屠滅；秦兵未出，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。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，可不悲哉！

【六國世家】

史記：六國俱有世家，世家者，記諸侯之世系也。

【范雎】

魏人，改姓名爲張祿，以入秦，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，而

強秦。

【商鞅】

公孫鞅，衛人。入秦爲左庶長，始定變法之令，後敗魏師，魏獻河西地以和，秦遂封鞅爲商君。

【昭王】

名稷。

【剛】

壽：剛，故剛城，在今山東寧陽縣。海，史記注：鄆州之縣。

【場】

邊境。

漢景帝論

名啓，文帝子，在位十六年。

漢之賢君，皆曰文景，文帝寬仁大度，有高帝之風，景帝忌刻少恩，無人君之量，其實非文帝比也。帝之爲太子也，吳王濞四備切世子來朝，與帝博而爭道，帝怒，

以博局提底音殺之，潁之叛逆，勢激於此。張釋之，文帝之名臣也，以劾奏之，恨，斥死。淮南。鄧通，文帝之倖臣也，以吮粗切癰之怨，困迫至死。黽音錯始與帝謀削諸侯，帝違衆而用之，及七國反，袁盎烏浪切一說，譎古穴切而斬之東市，曾不之卹。周亞夫爲大將，折吳楚之銳俞芮切，鋒不數月而平大難，及其爲相，守正不阿，惡其悻悻不屈，遂以無罪殺之。梁王武，母弟也，驕而縱之，幾致其死。臨江王榮，太子也，以母失愛，至使酷苦沃切吏殺之。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，背理而傷道者，一至於此，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，與文帝俱稱賢君者，惟不改其恭儉故耳。春秋之法，弑君稱君，君無道也，稱臣，臣之罪也。然陳侯平國，蔡侯般，皆以無道弑，而弑皆稱臣，以爲罪不及民故也，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，而猶稱賢君，豈非躬行恭儉，罪不及民故耶？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。

【文帝】名恆。【吳王濞】高帝兄喜之子。【博】局戲。【爭道】爭行棋之路也。【博局】即棋盤。【提】擲也。【潁】

之叛逆】景帝三年，吳王濞與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六王同反。【張釋之】文帝時，釋之爲公車令，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，不

下司馬門，釋之，迫止之，而劾以不敬；及景帝即位，出釋之，爲淮南王相，久之卒。【鄧通】文帝嘗病癰，太子入侍疾，使醋癰，太子有難色，已而聞通常爲帝嗽吮之，由是慚恨。及即位，免通職，後有告通盜出徹外錢，遂竟案盡沒入，通寄死人家。按吮，口吸也。【卮錯】錯請削七國地，七國反，以誅錯爲名。袁盎請帝斬錯，上乃使中尉召錯，給載行市，錯衣朝衣，斬東市。【周亞夫】三年正月，景帝以亞夫爲太尉，將兵討七國，二月，亞夫大破吳楚軍，亂悉定。【爲相二句】亞夫爲相，景帝欲廢太子及侯王，信，亞夫固諫，帝不聽，因謝病免。【悻悻二句】悻悻，悲恨之貌。漢書：帝召周亞夫賜食，不置箸。亞夫心不平，願謂侍席取箸，帝以爲執，執非少主臣，後緣其子事下獄，不食，歐血死。【梁王武】景帝同母弟，以至親有功，得賜天子旌旗，栗太子廢，太后欲以王爲嗣，因袁盎諫而止。梁王乃使人殺姦，事發，太后憂不食，日夜泣，梁王因伏闕謝罪，然後相泣復如故。【臨江王榮】栗姬所生。景帝四年，立爲太子，七年，長公主與王夫人因事陷栗姬，遂廢太子爲臨江王，後徵下吏，榮自殺。【陳侯平國】陳靈公也，飲於夏氏，爲微舒所殺。【蔡侯般】蔡靈侯也，弑父自立，後爲楚靈王所殺。【恭儉】如減管法，詔治獄者務先寬，詔戒二千石修職事等。

荀彧

晉書
荀彧字文若，東漢潁陽人。初從曹操爲奮武司馬，旋爲侍中尚書令，後董昭勸操進爵國公，加九錫，彧以爲不宜，操不悅，及操擊孫權，留彧參軍事，至濡須，彧飲藥自殺。

荀彧字文若，東漢潁陽人。初從曹操爲奮武司馬，旋爲侍中尚書令，後董昭勸操進爵國公，加九錫，彧以爲不宜，操不悅，及操擊孫權，留彧參軍事，至濡須，彧飲藥自殺。

荀文若之于曹公，則高帝之子房也。董昭建九錫之議，文若不欲，曹公心不能平，以致其死，君子惜之。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，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于漢

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。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都，致其算略，以摧滅羣雄，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，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？方是時，中原略定，中外之望，屬於曹氏矣，雖不加九錫，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？文若之意，以爲劫而取之，則我有力爭之嫌，人懷不忍之志，徐而俟之，我則無嫌，而人亦無憾，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，此文若之本心也。惜乎曹公志于速得，不忍數年之頃，以致文若之死，九錫雖至，而禪代之事，至子乃遂，此曹公之陋，而非文若之過也。

【曹公】即曹操。

【高帝之子房】

荀彧初從操，操與語大悅，曰：吾子房也。按子房，張良之字。

【董昭】字公仁，濟陰定陶人，爲

司空軍祭酒，魏公九錫之議，皆昭所創。

【九錫】二輿馬，二衣服，三樂器，四朱戶，五納陛，六虎賁，七弓矢，八鈇鉞，九桓扆，皆古時優禮

大臣之器物。

【東都】即洛陽，東漢建都處也。

【羣雄】謂呂布、袁紹、袁術等。

【禪代二句】建安二十五年十月，操子丕始

稱皇帝，廢獻帝爲山陽公。

三國論

天下皆怯而獨勇，則勇者勝；皆闇而獨智，則智者勝；勇而遇勇，則勇者不足

恃也；智而遇智，則智者不足用也。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，是以天下之難，蠶
蜂同起而難平。蓋嘗聞之，古者英雄之君，其遇智勇也，以不智不勇，而後真智大勇，
乃可得而見也。悲夫！世之英雄，其處於世，亦有幸不幸耶？漢高祖、唐太宗，是以智
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；曹公、孫劉，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。以智攻智，以勇
擊勇，此譬如兩虎相搏，昨沒切齒牙氣力，無以相勝，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；
當此之時，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。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，而執
諸侯之柄，咄當沒切嗟叱，尺栗切咤，涉嫁切奮其暴怒，西向以逆高祖，其勢飄忽震蕩，如
風雨之至，天下之人，以爲遂無漢矣。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，橫塞其衝，徘徊
而不得進，其頑鈍椎，直追切魯，足以爲笑於天下，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，此其
故何也？夫人之勇力，用而不已，則必有所耗竭，而其智慮久而無成，則亦必有所
倦怠而不舉。彼欲用其所長，以制我於一時，而我閉門而拒之，使之失其所求，遂
七倫切巡求去而不能去，而項籍固已憊矣。音備今夫曹公、孫權、劉備，此三人者，皆知

以其才相取，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。

世之言者曰：「孫不如曹，而劉不如孫。」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，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，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，則亦已惑矣。蓋劉備之才，近似於高祖，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。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，其道有三焉耳：先據勢勝之地，以示天下之形；廣收信越出奇之將，以自輔其所不逮；有果銳剛猛之氣，而不用，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。此三事者，三國之君，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；獨有一劉備，近之而未至，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，欲爲椎魯而不能純，欲爲果銳而不能達，二者交戰於中，而未有所定，是故所爲而不成，所欲而不遂，棄天下而入巴蜀，則非地也；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，而當紛紜征伐之衝，則非將也；不忍忿忿之心，犯其所短，而自將以攻人，則是其氣不足尙也。嗟夫！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，困於呂布，而狼狽於荊州，百敗而其志不折，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，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；夫古之英雄，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！

【曹公】名操，字孟德，子丕，廢獻帝自立，國號魏。【孫】孫權，字仲謀，據東吳。【信越】韓信、彭越。【二袁】袁紹據冀州，弟術據壽春。【呂布】字奉先，五原人。劉備爲徐州牧，曹操表備爲鎮東將軍，呂布乘虛襲下邳，廢備妻子。【荊州】治今湖北江陵縣地。劉備至荊州，說劉表擊操，不從，表卒，二子爭立，操取荊州，備奔吳。

隋論

人之於物，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，則人重而物輕；人重而物輕，則物之附人也堅。物之所以去人，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，物重而人輕也。古之聖人，其取天下，非其驅而來之也；其守天下，非其劫而留之也。使天下自附，不得已而爲之長，吾不役天下之利，而天下自至。夫是以去就之權，在君而不在民，是之謂人重而物輕。

且夫吾之於人，已求而得之，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；已守而固之，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。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，而不可與守天下；守天下，則必有大度者也。何者？非有大度之人，則常恐天下之去我，而以術留天下，以

術留天下，而天下始去之矣。

昔者三代之君，享國長遠，後世莫能及，然而亡國之暴，未有如秦隋之速，二世而亡者也。夫秦隋之亡，其弊果安在哉？自周失其政，諸侯用事，而秦獨得關西之地，不過千里，韓魏壓其衝，楚脅其肩，燕趙伺其北，而齊掉其東，秦人被甲持兵，七世而不得解，寸壤尺取，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。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，而以爲不急持之，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，是以銷名城，殺豪傑，鑄鋒鏑，以絕天下之望，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，甚密如此。然而海內愁苦無聊，莫有不忍去之意，是以陳勝項籍，因民之不服，長呼起兵，而山澤皆應，由此觀之，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？今夫隋文之世，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。蓋自東晉以來，劉聰石勒歷德切慕容垂扶晉姚興赫連之徒，紛紛而起者，不可勝數。至於元氏，並吞滅取，略已盡矣，而南方未服，元氏自分而爲周齊，周并齊而授之隋，隋文取梁滅陳，而後天下爲一，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，是以旣得天下之

衆，而恐其失之，享天下之樂，而懼其不久，立於萬民之上，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，以爲舉世之人，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，制爲嚴法峻令，以杜天下之變，謀臣舊將，誅滅略盡，而獨死於楊素之手，以及於大故，終於煬帝之際，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；由此觀之，則夫隋之所以亡者，無以異於秦也。

悲夫！古之聖人，修德以來天下，天下之所爲去就者，莫不在我，故其視失天下甚輕。夫惟視失天下甚輕，是故其心舒緩，而其爲政也寬。寬者生於無憂，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。昔嘗聞之，周之興，太王避狄於岐，幽之人民，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，累累而不絕，喪失其舊國，而卒以大興。及觀秦隋，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，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，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。

【關西】謂函谷關以西也。

【七世】謂秦孝公、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、孝文王、莊襄王，至始皇也。

【陳勝】字涉，陽城人，起兵於嶺。

【項籍】字羽，下相人，起兵於吳。

【東晉】晉玄帝都建康，是爲東晉。

【劉聰】匈奴人，淵之子，據離石，稱漢。

【石勒】羯種，

據襄國，稱趙。

【慕容垂】鮮卑人，據中山，爲後燕。

【苻堅】氏種，據長安，稱秦。

【姚興】羌種，據長安，亦稱秦。

【赫連】赫連

勃勃，匈奴人，據統萬，稱夏。

【元氏】即後魏，本爲拓跋氏，孝文帝始改姓元。

【並吞滅取】謂江漢以北，悉爲魏有也。

【周齊】

高歡奉孝靜帝遷鄴，爲東魏，後其子洋篡立，國號齊。宇文泰奉文帝入長安，爲西魏，後其子覺篡立，國號周。【周并齊】丁酉春，周帝入鄴，遂滅齊。【授之隋】辛丑春，周主遜居別宮，隋王楊堅卽皇帝位。【取梁】丁未秋，隋滅梁，以其主蕭琮爲晉公。【滅陳】己酉春，隋將賀若弼等進軍滅陳。【嚴法峻令】卽除毀兵仗，及收天下兵器等。【謀臣舊將二句】卽賀若弼下獄等事也。【死於楊素句】謂素勸帝立廣爲太子，其後張衡之弒，素復與謀也。【煬帝】名廣，弒父自立，在位十二年，爲宇文化及所殺。【太王避狄事】詳見孟子。

唐論

天下之變，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；故內重則爲內憂，外重則爲外患。古者聚兵京師，外無強臣，天下之士皆制於內，當此之時，謂之內重。內重之弊，奸臣內擅，而外無所忌，匹夫橫行於四海，而莫能禁，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，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，故夫天下之重，不可使專在內也。古者諸侯大國，或數百里，兵足以戰，食足以守，而其權足以生殺，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，不至於內，天子之大臣，有所畏忌，而內患不作，當此之時，謂之外重。外重之弊，諸侯擁兵，而內無

以制；由此觀之，則天下之重，固不可使在內，而亦不可使在外也。

自周之衰，齊晉秦楚，縣地千里，內不勝於其外，以至於滅亡而不救。秦人患其外之已重，而至於此也，於是收天下之兵，而聚之關中，夷滅其城池，殺戮其豪傑，使天下之命，皆制於天子。然至於二世之時，陳勝吳廣，大呼起兵，而郡縣之吏，熟視而走，無敢誰何。趙高擅權於內，頤指如意，雖李斯爲相，備五刑而死於道路，其子李由守三川，擁山河之固，而不敢校_{居效切}也。此二患者，皆始於外之不足，而無有以制之也。

至於漢興，懲秦孤立之弊，乃大封侯王。而高帝之世，反者九起，其遺孽餘烈，至於文景，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，於是武帝分裂諸侯，以懲大國之禍，而其後百年之閒，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，而劉氏之子孫，無復齟_{在呂切}齬_{語音}。世乃益侵削諸侯，四方微弱，不復爲亂，而朝廷之權臣，山林之匹夫，常爲天下之大患。此數君者，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，皆有以自取其亂，而莫之或知也。夫

天下之重，在內則爲內憂，在外則爲外患，而秦漢之閒，不求其勢之本末，而更相懲戒，以就一偏之利，故其禍循環無窮，而不可解也。

且夫天子之於天下，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；得天下而謹守之，不忍以分於人，此匹夫之所謂智也，而不知其無成者，未始不自不分始。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，非外之有權臣，則不足以鎮之也。而後世之君，乃欲去其爪牙，剪其股肱，而責其成功，亦已過矣。夫天下之勢，內無重，則無以威外之強臣；外無重，則無以服內之大臣；而絕姦民之心，此二者，其勢相持而後成，而不可一輕者也。昔唐太宗旣平天下，分四方之地，盡以沿邊爲節度府，而范陽朔方之軍，皆帶甲十萬，上足以制夷狄之難，下足以備匹夫之亂，內足以禁大臣之變，而將帥之臣，常不至於叛者，內有重兵之勢，以預制之也。

貞觀之際，天下之兵八百餘府，而在關中者五百，舉天下之衆，而後能當關中之半，然而朝廷之臣，亦不至於乘隙閒音釁以邀大利者，外有節度之權，以破

其心也。故外之節度，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，而易置從命，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，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，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。內之府兵，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，而左右謹飭，莫敢爲不義之行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，下無誅絕之禍。蓋周之諸侯，內無府兵之威，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；秦之關中，外無節度之援，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。有周秦之利，而無周秦之害，形格勢禁，內之不敢爲變，而外之不敢爲亂，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。而天下之士，不究利害之本末，猥以成敗之遺蹤，而論計之得失，徒見開元之後，強兵悍將，皆爲天下之大患，而遂以太宗之制，爲猖狂不審之計。夫論天下，論其勝敗之形，以定其法制之得失，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。蓋天寶之際，府兵四出，萃於范陽，而德宗之世，禁兵皆戍趙魏，是以祿山朱泚，得至於京師，而莫之能禁，一亂塗地，終於昭宗，而天下卒無寧歲。內之強臣，雖有輔國元振、守澄、士良之徒，而卒不能制唐之命，誅王涯，殺賈餗。晉自以爲威震四方，然劉從諫爲之一言，而震懼自斂，不敢復肆，其後崔昌遐倚朱溫

之兵以誅宦官，去天下之監軍，而無一人敢與抗者；由此觀之，唐之衰，其弊在於外重；而外重之弊，起於府兵之在外，非所謂制之失，而後世之不用也。

【陳勝】見前。【吳廣】字叔陽，夏人。【誰何】猶言誰敢問也。【趙高】秦宦者。【頤指如意】見前漢書王鳳傳：頤而頤也。言頤動而指示人也。

【李斯】楚之上蔡人，爲秦丞相。【備五刑】秦法，當夷三族者，皆先黥，剕，斬左右趾，笞殺之，梟其首，梟其骨於市，謂之具五刑。

【李由】斯長子，與斯同死。【三川】秦置郡，治洛陽，爲河南省。舊河南開封，懷慶衛輝，四府地。【淮南】今江蘇江都縣地，文帝時，淮南王長謀反，事覺，徒蜀道死。

【濟北】今山東長清縣地，文帝時，濟北王興居反，帝遣柴武擊之，兵敗自殺。【吳楚】景帝時，吳王濞，楚王戊，膠西王卬，膠東王雄渠，菑川王賢，濟南王辟光，趙王遂反，是爲七國之亂。

【王莽】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，執孝平帝，立孺子嬰，居攝踐祚，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。【唐太宗】名世民，高祖次子。【分四方句】太宗分天下爲十道：關內、河南、河東、河北、山南、隴右、淮南、江南、劍南、濟南。

【盡以沿邊句】邊境置十節度：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。【節度】爲領兵之官，節制一方，范陽朔方均有節度使。

【范陽】唐郡名，今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等地，治幽州，控制契丹。【朔方】治靈州，今靈武縣，控禦北狄。

【貞觀三句】太宗定府兵之制，天下十道，置府六百三十四，關內二百六十一，皆以隸諸衛。府置折衝都尉一人，征行宿衛，皆以遠近分番，其後府兵廢，募兵長從宿衛，謂之彍騎。

【貞觀】太宗年號。【開元天寶】玄宗年號。【德宗】名适，代宗子。

【祿山】姓安，營州胡。玄宗時，爲平盧節度使，未幾，發領數鎮，後自范陽起兵反，陷長安。

【朱泚】幽州昌平人，李懷仙部將。朱希彩爲盧龍節度使，泚殺之，代領其衆。德宗時，舉兵反，據長安，按盧龍節度使，及下

昭儀節度使，均不在十節度之內。德宗末年，節度使三十，全國析爲四十七道，自後變更無常。【昭宗】名晔，初名傑，一作敏。【輔

國元振】李輔國，程元振，肅宗時宦官。【守澄】姓王，憲穆宗時宦官。【士良】姓仇，文宗時宦官。【王涯賈餗】涯字廣津，

太原人。餗字子美，河南人。李訓鄭注，謀殺宦官不成，仇士良殺訓注及王涯賈餗等。【劉從諫】從諫爲昭儀節度使，涯等被殺，從諫

上表請宰相王涯等罪，有訓練士卒，誓以死清君側語。士良等懼。【崔昌遐】名胤，昭宗時，假朱全忠兵以誅宦官。【朱溫】更名

晃，初從黃巢爲盜，降唐後，賜名全忠。

狄仁傑論

字懷英，太原人。武后時爲同平章事，勸武后召還廬陵王，薦張柬之姚元崇等，卒成反正之功。睿宗時，追封梁

國公。

母后臨朝，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，有志之士，將欲正之，常患不克。漢呂后欲王諸呂，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，曰：「非劉氏而王，天下共擊之，背之不可。」言雖直，不見省。陵幸而不死，亦廢不用。唐武后廢廬陵王，立豫王。豫王雖在位，未嘗省天下事。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，裴炎爭之於內，皆不旋踵爲戮。何者？位尊權重，臣下無所奈何，勢必至此也。

惠帝之亡也，陳平聽張辟音開疆計，封王諸呂，呂后安之。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，以伺其閒。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，將相之權不分，故周勃得入北軍，左袒一呼，而呂氏以亡。豫王既立，武后革命稱帝，追尊祖考，封王子弟，戕音殺天下豪俊，志得氣滿，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。狄仁傑雖爲宰相，而未嘗一言。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，訪之大臣，仁傑乃曰：「臣觀天人，未厭唐德，頃匈奴犯邊，陛下使三思募士，逾月不及千人，及使廬陵王，不浹子挾切旬得五萬人，今欲立嗣，非廬陵不可。」后怒罷議。久之，復召問曰：「朕數夢雙陸不勝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雙陸不勝，無子也，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！文皇帝身蹈鋒刃，百戰以有天下，傳之子孫，先帝寢疾，詔陛下監國，陛下掩神器而取之，十餘年矣，又欲以三思爲後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，陛下立廬陵王，則千秋萬歲，血食於太廟，三思立廟，無祔姑之禮。」后感悟，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。

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，欲以一言折之，故不廢則死；陳平狄仁傑待其已

衰而徐正之，故身與國俱全。惟呂后無子，親止於姪，故沒身而後變；武后有子，母子之愛，人情之所同，故老而自復。由此觀之，陳狄之所以成功者，皆以緩得之也。然廬陵既立，而張易之、昌宗未去，仁傑猶置之不問，復授之張柬之，俟其惡稔，飲而後取，豈以禍亂之根，生於母子之間，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？切老氏有言：「將欲歙^音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彊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」是謂微明，柔勝剛，弱勝強，魚不可以脫於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，二公得之矣。

【漢呂后等句】惠帝崩，呂太后臨朝稱制，驕立諸呂爲王，右丞相王陵曰：高帝刑白馬盟曰：非劉氏而王，天下共擊之。於是太后以陵爲少帝太傅，奪其相權。

【唐武后】名曌，后初爲太宗才人，高宗時立爲太后。高宗崩，臨朝稱制，僭位二十一年，改國號曰周。

【廬陵王】即中宗，名哲，嗣聖元年二月，爲母武后廢居房州。【豫王】名旦，即睿宗，中宗廢，立爲帝，居別殿，政事皆決於太后。

【徐敬業】勳孫，起兵揚州，傳檄討武氏，兵敗死。【裴炎】敬業舉兵時，裴炎爲侍中，因勸武后反政，爲武承嗣等陷害，斬於都亭。

【惠帝之亡四句】惠帝崩，呂后哭泣不止，張良孫辟疆謂陳平，請拜呂台呂產爲將，居南北軍，以安太后，平從之。惠帝名啟，高祖子。

【平與周勃二句】時平爲丞相，周勃爲太尉。【陸賈】賈請陳平交驩周勃，呂氏謀益衰。【周勃入北軍】勃入北軍，令

曰：爲呂氏右祖，爲劉氏左祖，軍中皆左祖，遂誅諸呂。【革命稱帝】庚寅九月，武氏改國號曰周，稱皇帝。【封王子弟】立武承嗣爲魏王，三思爲梁王，士彘兄孫攸暨等十二人，皆爲郡王。【三思】武后之姪。【雙陸】古博具名。【文皇常】指太宗。【先帝】指高宗。【陛下】指武后。【祔】祭名，後死者合食於先祖也。【徐彥伯】名洪，以字顯，兗州瑕丘人，時爲職方員外郎，奉迎中宗房州，進給事中。【張易之昌宗】定州人，美容姿，俱得幸於武后，干涉時政，武后病，均爲張柬之所殺。【張柬之】字孟將，襄陽人，狄仁傑薦其有宰相才，武后遂以爲同平章事，誅二張，復中宗位，柬之之功特多，後爲武三思所誣，貶死。【老氏】謂老子李耳也。將欲飲之數句，見老子。

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

淵明，名潛，一字元亮，潯陽人。仕晉爲彭澤令，旋棄官去，宋元嘉中卒，世稱靖節先生。

東坡先生謫居儋

都甘切

耳，寘

支義切

家羅浮之下，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，葺

耕音

茅竹而居之，日啗

徒鑑切

荼芋，而華屋玉食之念，不存於胸中。平生無所嗜好，以

圖史爲園囿，文章爲鼓吹，至此亦皆罷去，獨喜爲詩，精深華妙，不見老人衰憊

音

之氣。是時轍亦遷海康，書來告曰：「古之詩人，有擬古之作矣，未有追和古人者也。追和古人，則始於東坡，吾於詩人無所甚好，獨好淵明之詩，淵明作詩不多，然

其詩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，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，皆莫及也。吾前後和其詩，凡百數十篇，至其得意，自謂不甚愧淵明，今將集而并錄之，以遺後之君子，子爲我志之。然吾於淵明，豈特好其詩也哉，如其爲人，實有感焉。淵明臨終，疏告儼等，吾少而窮苦，每以家貧，東西遊走，性剛才拙，與物多忤，誤音自量爲己，必貽俗患，混音俛辭世，使汝等幼而飢寒，淵明此語，蓋實錄也。吾今真有此病，自不蚤自知，半生出仕，以犯世患，此所以深服淵明，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。

嗟乎！淵明不肖，肯同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，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，爲獄吏所折困，終不能悛，詮音以陷于大難，乃欲以桑榆之末景，影同自託於淵明，其誰肯信之？雖然，子瞻之仕，其出入進退，猶可考也，後之君子，其必有以處之矣。孔子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」孟子曰：「曾子子思同道。」區區之迹，蓋未足以論士也。轍少而無師，子瞻旣冠而學成，先君命轍師焉，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，自以爲不若也。然自其斥居東坡，其學日進，沛然如川之方至，其

詩比杜子美、李太白爲有餘，遂與淵明比，轍雖馳驟從之，常出其後，其和淵明，轍繼之者亦一二焉。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。

【東坡】地名，在今湖北黃岡縣治東。蘇軾謫黃州時居之，因自號東坡居士。

【僇耳】軾貶瓊州別駕，居昌化，昌化故僇耳地。

【羅浮】山名，在廣東增城縣東，接博羅縣境，袤直五百里，峯巒四百餘，瑰奇靈秀，爲粵中名山。

【過】字叔美，軾第三子，軾自惠州

遷儋耳，獨過侍之。

【葺】修補也。

【鼓吹】列樂於殿廷之謂，喻若奏樂之使人共聞也。

【啗】食也。

【茶】苦菜，嫩莖葉可食。

【海康】今廣東海康縣，即雷州地。紹聖三年，軾改化州別駕，雷州安置。

【曹】名植。

【劉】名暉。

【鮑】名照。

【謝】名翼

運。【李】名伯。

【杜】名甫。

【儼】淵明子。

【黽俛】俛同勉。

詩：黽俛同心。

【五斗米】

潛爲彭澤令，郡遣督郵至縣，吏請束

帶見之，潛歎曰：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。即日解印綬去。

【獄吏折困】軾下獄事，見前。

【俊】改也。

【桑榆】日落

之時，其光尙留於桑榆之上，故借爲西方之稱。

臣事策一

天下有權臣有重臣，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；天下之人，知惡夫權臣之專，而世之重臣，亦遂不容於其閒。夫權臣者，天下不可一日而有，而重臣者，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。天下徒見其外，而不察其中，見其皆侵天子之權，而不察其所爲之

不類，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，此亦已太過也。

今夫權臣之所爲者，重臣之所切齒，而重臣之所取者，權臣之所不顧也。將爲權臣耶，必將內悅其君之心，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。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，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，而沒其君之威惠。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，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，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，上愛下順，合而爲一，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。至於重臣則不然，君有所爲，不可，則必爭，爭之不能，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，則專行而不顧，待其成敗之迹著，則上之心將釋，然而自解。其在朝廷之中，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，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，爵祿慶賞，已得以議其可否，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，刀鋸斧鉞，已得以參其輕重，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，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，而羣下有所震懼，而已不與其利，何者？爲重臣者，不待天下之歸己，而爲權臣者，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。故各因其行事，而觀其意之所在，則天下誰可欺者？臣故曰：「爲天下安可一日

無重臣也。」

且今使天子而無重臣，則朝廷之事，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，雖天子有納諫之明，而百官畏懼戰慄，無平昔尊重之勢，誰肯觸忌諱，冒罪戾，而爲天下言者？惟其小小得失之際，乃敢上章，謹譁而無所憚。至於國之大事，安危存亡之所繫，則將卷舌而去，誰敢發而受其禍？此人主之所大患也。悲夫！後世之君，徒見天下之權臣，出入唯唯，以爲有禮，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；徒見天下之重臣，剛毅果敢，喜逆其意，則以爲不遜，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，二者淆亂其心，而不能辨其邪正，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，何足傷也。

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，武帝震怒，發兵以攻之京師，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，不勝而走，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，當此之時，苟其重臣出身而當之，擁護太子，以待上意之少懈，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，則其父子之際，尙可得而全也。惟無重臣，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。臣愚以爲凡爲天下，宜有以養其

重臣之威，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，而緩急之間，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。竊觀方今四海無變，非常之事，宜其息而不作，然及今日而慮之，則可以無異日之患。不然者，誰能知其果無有也，而不爲之計哉？抑臣聞之，今世之弊，在於法禁太密，一舉足不如律令，法吏且以爲言，而不問其意之所屬，是以雖天子之大臣，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，以安天下之大事，故爲天子之計，莫若少寬其法，使大臣得有所守，而不爲法之所奪。昔申屠嘉爲丞相，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，立之堂下，而詰責其過，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，天子知之，亦不以爲怪，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，由此觀之，重臣何損於天下哉？

【衛太子】名緡，巫蠱事起，殺江充，發兵反，武帝命宰相屈釐討之，太子敗自殺。

【申屠嘉】嘉入朝，見鄧通怠慢，遂召詣丞相府，

欲斬之，賴文帝救得免。

元祐會計錄序

臣聞漢祖入關，蕭何收秦圖籍，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，漢祖賴之以并天下。丙吉爲相，匈奴嘗入雲中代郡，吉使東曹考案邊瑣，條其兵食之有無，與將吏之才否，遼切七倫巡進對，指揮遂定。由此觀之，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，制勝千里之外者，圖籍之功也。蓋事之在官，必見於書，其始無不具者，獨患多而忽忘，久而易滅，數十歲之後，人亡而書散，其不可考者多矣。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，并包巨細，無所不具，國朝三司使丁謂等，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，網羅一時出內納同之計，首尾八十餘年，本末相授，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，參酌同異，因時施宜，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。臣以不佞，待罪地官，上承元豐之餘業，親覩二聖之新政，時事之變易，財賦之登耗，可得而言也。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，海內分裂，租賦之入，不能半今世。然而宗室尙鮮，息淺切諸王不過數人，仕者寡少，自朝廷郡縣，皆不能備官，士卒精練，常以少克衆，用此三者，故能奮於不足之中，而綽然常若有餘。及其列國款附，琛切尹森貢相屬於道，府庫充塞，創景福內庫，入畜金幣，

爲殄

徒典切

虜之策，太宗因之，克平太原；真宗繼之，懷服契

乞音切

丹；二患既弭，

母婢切

天

下安樂，日登富庶。故咸平景德之間，號稱太平，羣臣稱頌功德，不知所以裁之者。

於是請封泰山，祀汾陰，禮亳

旁各切

社，屬車所至，費以鉅萬，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

之宮，相繼而起，累世之積，糜耗多矣。其後昭應之災，臣下復以營繕爲言，大臣力

爭，章獻感悟，沛然遂與天下休息。仁宗仁聖，清心省事，以幸天下。然而民物蕃庶，

未復其舊，而夏賊竊發，邊久無備，遂命益兵以應敵，急征以養兵，雖閒出內藏之

積，以求紓

書音切

民，而四方騷然，民不安其居矣。其後西戎旣平，而已益之兵，不復遂

汰，加以宗子蕃衍，充牣

忍音切

宮邸，官吏冗

乳勇切

積，員溢於位，財之不贍，爲日久矣。英

宗嗣位，慨然有救弊之意，羣臣竦

息勇切

觀，幾見日新之政，而大業未遂，神考嗣世，

忿流弊之委積，閔財力之傷耗，覽政之初，爲富國強兵之計，有司奉承，違失本旨，

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，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，利孔百出，不專於三司，於是

經入竭於上，民力屈於下，繼以南征交趾，西討拓

託音切

跋，

蒲撥切

用兵之費，一日千金，

雖內帑他朗切別藏，時有以助之，而國亦憊矣。今二聖臨御，方恭默無爲，求民之疾苦而療之，令之不便，無不釋去，民亦少休矣。而四夏不賓，水旱繼作，凡國之用度，大率多於前世。當此之時，而不思所以濟之，豈不殆哉？臣歷觀前世，持盈守成，艱於創業之君，蓋盈之必溢，而成之必毀，物理之至，有不可逃者。盈成之閒，非有德者不安，非有法者不久。昔秦隋之盛，非無法也，內建百官，外列郡縣，至於漢唐，因而行之，卒不能改，然皆二世而亡。何者？無德以爲安也。漢文帝恭儉寡欲，專務以德化民，民富而國治，後世莫及。然身沒之後，七國作難，幾於亂亡。晉武帝削平吳蜀，任賢使能，容受直言，有明主之風，然而亡不旋踵。子弟內叛，羌切胡外亂，遂以失國。此二帝者，皆無法以爲久也。今二聖之治，安而靜，仁而恕，德積於世，秦隋之憂，臣無所措心矣。然而空匱之極，法度不立，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，而數年之後，國用曠竭。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，故臣願得終言之。凡會計之實，取元豐之八年，而其爲別有五：一曰收支，二曰民賦，三曰課入，四曰儲運，五曰經費。五者既

具，然後著之以見在，列之以通表，而天下之大計，可以畫地而談也。若夫內藏右曹之積，與天下分椿朱江切之實，非昔三司所領，則不入會計，將著之他書，以備觀覽焉。臣謹序。

【漢祖四句】漢高入咸陽，蕭何獨先入，收丞相圖籍藏之，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，戶口多少強弱之處。【丙吉七句】漢書丙吉

傳：吉有馭吏，出見驛騎，知虜入雲中代郡，歸白吉。吉遂召東曹案邊長吏，瑣科條其人，未已，詔召吉，問以虜所入郡吏，吉具對。注：張公曰：瑣，錄也，欲科條其人老少，及所經歷，知其本以文武進也。【李吉甫句】舊唐書李吉甫傳：吉甫與史官等，錄當時口賦兵籍，號爲

國計簿，凡十卷，元和二年奏上之。【三司使】宋史：三司之職，通管鹽鐵度支戶部，號曰計省，位亞執政。【丁謂】謂權三司使，上

景德會計錄，請以後以咸平籍爲額，歲較其數以聞，林特領使，亦繼爲之。俱見宋史。【景德皇祐】眞宗年號。【治平】英宗年

號。【熙寧】神宗年號。【地官】司徒也。職於元祐開爲戶部侍郎。【元豐】神宗年號。【二聖】宣仁太后及哲宗。【藝

祖】卽太祖。【列國款附】謂南漢南唐荆南湖南吳越及蜀也。【琛】美寶。【景福】庫名。【太宗】名光義。【太原

今山西太原縣，本北漢都城。太平興國四年，北漢主劉繼元降。【眞宗】名恆。【契丹】景德元年，契丹進寇瀋州，眞宗自將禦之，

遂請盟而退。【咸平景德】俱眞宗年號。【封泰山】築土曰封，眞宗時王欽若詣泰山，得天書，因封泰山。【祀汾陰】汾陰，

今山西榮河縣，眞宗祭后土於此。【禮亳社】又如亳州謁老子於上清宮。【上清昭應崇禧景靈】皆宮名，眞宗建以奉道

教者。【章獻】眞宗劉后。【夏賊】謂元昊也。仁宗寶元元年，趙元昊稱帝於夏州。【充仞】滿也。【英宗】名曙。【神

考】卽神宗。【青苗助役市易鹽鐵】均見前。【交趾】今安南北部，神宗時入寇，招討使郭遵擊敗之。【拓跋】西夏本姓。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，子孫繼之。【秦隋】秦自始皇至二世，隋自文帝至煬帝，皆二世而亡。【七國】謂景帝之初，吳楚趙及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諸王皆反。【晉武帝】姓司馬名炎。【削平吳蜀】謂吳主孫皓，蜀主劉禪皆降也。【子弟內叛】卽西晉時八王之亂。【羌胡】謂劉淵石勒等。【內藏】太宗時置內藏庫。【分椿】猶言分列其事。椿，擊木入土之柱也。宋史：太祖平荆吳西蜀，收其金帛，別爲內庫儲之，號封椿。

古今家誠序

老子曰：「慈故能勇，儉故能廣。」或曰：「慈則安能勇？」曰：「父母之於子也，愛之深，故其爲之慮事也精；以深愛而行精慮，故其爲之避害也速，而就利也果；此慈之所以能勇也，非父母之賢於人，勢有所必至矣。」

轍少而讀書，見父母之戒其子者，章倫切諄乎惟恐其不盡也，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。曰：嗚呼！此父母之心也哉。師之於弟子也，爲之規矩以授之，賢者引之，不賢者不彊也。君之於臣也，爲之號令以戒之，能者與之，不能者不取也。臣之於

君也，可則諫，否則去。子之於父也，以幾諫，不敢顯，皆有禮存焉。父母則不然，子雖不肖，豈有棄子者哉？是以盡其有以告之，無憾而後止。詩曰：「迴音洞酌彼行潦，挹彼注茲，可以飢饉。」昌志豈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，猶父母之無棄子也。故父母之於子，人倫之極也，雖其不賢，及其爲子言也，必忠且盡，而況其賢者乎。

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，少孤而教於母，母賢，能就其業，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，爲賢母錄以致其意，既又集古今家誡，得四十九人，以示轍曰：「古有爲是書者，而其文不完，吾病焉；是以爲此，合衆父母之心，以遺天下之人，庶幾有益乎？」轍讀之而歎曰：「雖有悍翰音子，忿鬪於市，莫之能止也；聞父之聲，則斂手而退，市人之過之者，亦莫不泣也；慈孝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特患無以發之耳！今是書也，要將以發之歟，雖廣之天下可也；自周公以來至於今，父戒四十五，母戒四，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。」

【老子】書名，老聃所撰。【醇醇】語言重複也。時辭爾醇醇。【惻惻】恤也。揚子太玄經：倉慈惻惻。【洞酌三句】洞，遠也。行潦，路上雨水流聚也。餽，一蒸米也。饋，酒食也。正義曰：言使人遠往酌取，彼道上流潦之水，置之於大器而來，待其清澄，又可挹彼大器之水，注之此小器之中，以灌沃米餅，以爲酒食。【豈弟】樂易也。【太常少卿】宋史職官志：太常寺卿，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陵寢之事，少卿爲之貳。

齊州閔子廟記

齊州，後魏置，宋改濟南府，今爲歷城縣治。閔子名損，字子騫，魯人，孔子弟子。

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，曰閔子之墓，墳而不廟，秩祀不至，邦人不寧，守土之吏，有將舉焉而不克者。熙寧七年，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，越明年，政修事治，邦之耄徒結切老相與來告曰：「此邦之舊，有如閔子而不廟食，豈不大闕？公唯不知，苟知之，其有不飭。」公曰：「噫！信其可以緩。」於是鳩工爲祠堂，且使春秋脩其常事堂成，具三獻焉，籩豆有列，儼相有位，百年之廢，一日而舉，學士大夫，觀禮祠下，咨嗟涕洟，有言曰：「惟夫子生於亂世，周流齊魯，宋衛之閒，無所不仕，其弟子之高弟，第同亦咸仕於諸國，宰我仕齊，子貢冉有子游仕

魯季路仕衛，子夏仕魏，弟子之仕者亦衆矣。然其稱德行者四人，獨仲弓嘗爲季氏宰，其上三人皆未嘗仕。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，閔子辭曰：『如有復我者，則我必在汶上矣。』且以夫子之賢，猶不以仕爲汙也，而三子之不仕，獨何與？言未卒，有應者曰：『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？望之茫洋，不知其邊，卽之汗漫，不測其深，其舟如蔽天之山，其帆如浮空之雲，然後履風濤而不僨，音奮觸蛟蜃是忍切，而不驚，音捐若夫以江河之舟楫，而跨東海之險，則亦十里而返，百里而溺，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。方周之衰，禮樂崩弛，天下大壞，而有欲救之，譬如涉海有甚焉者。今夫子之不顧而仕，則其舟楫足恃也，諸子之汲汲而忘返，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，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。若夫三子，願爲夫子而未能，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，是以止而有待。夫子嘗曰：『世之學柳下惠者，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。』吾於三子亦云。』衆曰：『然。』退而書之，遂刻於石。

【歷城】漢置縣，卽今山東省治。

【秩祀】謂如其秩次祭之也。書：秩于山川。

【熙寧】神宗年號。

【飭】修治也。

【其可

以緩猶言不可緩也。【鳩工】鳩，聚集也。【三獻】祭禮之隆重者，古時祭社稷五祀，用三獻。【籩豆】籩，以竹爲之，盛果脯；豆，以木爲之，盛醢醢，皆古禮器，以供祭享者。【饋相】以禮接賓者，接鬼神亦然。禮：山川所以饋鬼神也。【夫子】指孔子。【齊魯宋衛】孔子適齊，爲高昭子家臣，反魯爲大司寇，攝行相事，過宋，與弟子習禮大樹下，適衛凡三次，後衛君輒欲得夫子爲政。【高弟】史記：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。注：謂才優而品第高也。【宰我】宰字子我，仕齊爲臨淄大夫。【子貢】姓端木，名賜，衛人，嘗相魯衛，及信陽宰。【冉有】冉求字子有，魯人，爲季氏宰。【子游】言偃字，吳人，爲魯武城宰。【季路】仲由，字子路，一字季路，卞人，爲衛大夫，孔悝家宰。【子夏】卜商字，衛人，爲魏文侯師。【德行】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【費宰】事見論語。【茫洋】言水之廣大也。【汗漫】淮南子注：汗漫，不可知之也。【債】覆敗也。【蛟】古以爲龍屬，能發生大水。【蜃】蛤屬，古以爲蜃氣能成樓臺者。【瞿】懼也。【柳下惠二句】魯人有獨處室者，鄰之嫠婦，一夕室壞，趨而託焉，魯人閉戶不納。婦人曰：子何不如柳下惠，嫠婦不逮門之女，國人不稱其亂。魯人曰：柳下惠則可，我固不可。見家語。

黃州快哉亭記

黃州，治今湖北黃岡縣。

江出西陵，始得平地，其流奔放肆大，南合湘沅，元晉北合漢沔，緬晉其勢張大。至於赤壁之下，波流浸灌，與海相若。

清河張君夢得，謫居齊安，卽其廬之西南爲亭，以覽觀江流之勝。而余兄子

瞻名之曰快哉。蓋亭之所見：南北百里，東西一舍，濤瀾洶許拱切涌，風雲開闔；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，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；變化倏叔音忽，動心駭目，不可久視，方乃得玩之几席之上，舉目而足。西望武昌諸山，岡陵起伏，草木行列，煙消日出，漁夫樵父之舍，皆可指數：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。

至於長洲之濱，故城之墟，曹孟德、孫仲謀之所睥睨，周瑜、陸遜之所馳騖。務音其流風遺跡，亦足以稱快世俗。昔楚襄王從宋玉，景差於蘭臺之宮，有風颯然至者；王披襟當之曰：「快哉此風！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？」宋玉曰：「此獨大王之雄風耳，庶人安得共之？」玉之言，蓋有諷焉。夫風無雄雌之異，而人有遇不遇之變。楚王之所以爲樂，與庶人之所以爲憂，此則人之變也，而風何與焉？士生於世，使其中不自得，將何往而非病；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，將何適而非快。

今張君不以謫爲患，收會古外切計之餘功，而自放山水之間；此其中宜有以

過人者。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；而況乎濯_音長江之清流，挹西山之白雲，窮耳目之勝，以自適也哉？不然，連山絕壑，長林古木，振之以清風，照之以明月，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，烏覩其爲快哉也哉！

【西陵】峽名，又稱夷陵，在今湖北宜昌縣西北二十五里。

【湘沅】二水名，皆在湖南省，北注洞庭湖，入長江。

【漢沔】漢水，貫

漢中與安陽陽襄陽安陸漢陽舊六府境，其上游經沔縣爲沔水，入江處卽今漢口，一稱沔口。

【赤壁】在黃岡

城外，卽東坡所游處，有前後赤壁賦，若孫曹鏖兵之赤壁，則在嘉魚縣東北江濱。

【齊安】郡名，唐置，屬黃州，城在今黃岡縣西北百

二十里。

【一舍】左傳注：一舍三十里。

【倏忽】言其急速，非意料所及也。

【曹孟德】操之字。

【孫仲謀】權之字。

【周瑜】字公瑾，仕吳至南郡守將，曾破曹操軍於赤壁。

【陸遜】字伯言，仕吳至大都督，曾敗漢昭烈於猇亭。

【昔楚襄王等

句】詳見文選宋玉風賦。按：襄王，名橫。

【宋玉】楚人，屈原弟子，爲楚大夫。

【景差】楚人，爲公族大夫。

【蘭臺】地名，在今湖北鍾祥縣署東。

【颯然】風聲也。

武昌九曲亭記

武昌，今湖北鄂城縣。

子瞻遷於齊安，廬於江上。齊安無名山，而江之南，武昌諸山，陂陀_音蔓延，_同澗谷深密，中有浮圖精舍，西曰西山，東曰寒谿，依山臨壑，隱蔽松櫨，_音蕭然絕俗，

車馬之迹不至。

每風止日出，江水伏息，子瞻杖策載酒，乘漁舟，亂流而南，山中有二三子，好客而喜游，聞子瞻至，幅巾迎笑，相攜徜徉常音而上，窮山之深，力極而息，埽葉席草，酌酒相勞，郎到切意適忘返，往往留宿於山上。以此居齊安三年，不知其久也。

然將適西山，行於松柏之間，羊腸九曲而獲少平；遊者至此必息。倚怪石，蔭茂木，俯視大江，仰瞻陵阜，旁矚溪谷，風雲變化，林麓向背，皆效於左右。有廢亭焉，其遺址甚狹，不足以食衆客；其旁古木數十，其大皆百圍千尺，不可加以斤斧。子瞻每至其下，輒啤四計切，晚研計切終日。一旦大風雷雨，拔去其一，斥其所據，亭得其廣。子瞻與客入山視之，笑曰：「茲欲以成吾亭耶！」遂相與營之。亭成，而西山之勝始具，子瞻於是最樂。

昔余少年，從子瞻遊，有山可登，有水可浮，子瞻未始不褰音裳先之，有不得至，爲之悵然移日。至其翮音，然獨往，逍遙泉石之上，擷胡結切花卉，許偉切拾澗實，酌

水而飲之，見者以爲仙也。蓋天下之樂無窮，而以適意爲悅，方其得意，萬物無以易之；及其既厭，未有不灑^{所買切}然自笑者也。譬諸飲食，雜陳於前，要之一飽，而同委於臭腐，夫孰知得失之所在，惟其無愧於中，無責於外，而姑寓焉。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。

【齊安】見上。【廬於江上】子瞻與朱康叔書云：已遷居江上臨皋亭，風晨月夕，杖履野步，酌江水飲之。【陂陀】邪平也。

【蔓延】盤曲而延長也。【浮圖精舍】佛寺也。按浮圖，卽佛陀之異譯，一作浮屠，後並以之稱佛塔。晉書：孝武帝紀：帝初奉佛法，立精舍於殿內。

【西山寒谿】西山，一名樊山，在鄂城縣西，下爲樊口，上有九曲谿，山東十步有岡，岡下有寒谿，山北背大江。

【櫪】文選：南都賦注：櫪與櫪同。【杖策】手持輓也。【亂】橫流而渡。【幅巾】用縑全幅，向後攢髮，俗名撲頭。【睥睨】左

右視也。

上樞密韓太尉書

宋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，樞密院使，一稱太尉。仁宗嘉祐元年，以韓琦爲樞密院使。

太尉^{音畏}執事：轍生好爲文，思之至深，以爲文者氣之所形，然文不可以學而

能，氣可以養而致。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今觀其文章，寬厚宏博，充乎

天地之間，稱其氣之小大。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覽四海名山大川，與燕趙閒豪俊交游，故其文疎蕩，頗有奇氣。此二子者，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？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，而不自知也。

轍生十有九年矣；其居家所與遊者，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；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，無高山大野，可登覽以自廣；百代之書，雖無所不讀，然皆古人之陳迹，不足以激發其志氣，恐遂汨古忽切沒，故決然捨去，求天下奇聞壯觀，以知天地之廣大。過秦漢之故都，恣觀終南嵩華音之高，北顧黃河之奔流，慨然想見古之豪傑；至京師，仰觀天子宫闕之壯，與倉廩府庫城池苑於阮切囿之富且大也，而後知天下之巨麗。見翰林歐陽公，聽其議論之宏辯，觀其容貌之秀偉，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，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。

太尉以才略冠天下，天下之所恃以無憂；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，入則周公、召公，出則方叔、召虎，而轍也未之見焉。且夫人之學也，不志其大，雖多而何爲？轍

之來也，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，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，於人見歐陽公，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；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，聞一言以自壯，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。

轍年少，未能通習吏事；嚮之來，非有取於斗升之祿，偶然得之，非其所樂。然幸得賜歸待選，使得優游數年之間，將歸益治其文，且學爲政，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，又幸矣！

【太史公】即司馬遷。

【周覽句】史記五帝紀贊：余嘗西至崆峒，北過涿鹿，東漸於海，南浮江淮矣。

【燕趙】今河北山西地。

【鄰里鄉黨】五家爲鄰，二十五家爲里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，五百家爲黨。

【秦漢故都】在今陝西咸陽縣長安縣。

【終

南】山名，在今陝西整屋縣。

【嵩】古中嶽，在今河南登封縣。

【華】古西嶽，在今陝西華陽縣。

【歐陽公】即歐陽修。

【公召公】周公名且，召公名奭，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。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召輔政。

【方叔召虎】周宣王時臣，王命方叔征荊蠻，召虎

平淮夷。

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

三省見前。元祐元年春，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，兼門下侍郎，九月卒。

嗚呼！元豐末命，震驚四方，號令所從，帷音幄乙角切。是望公來自西，會哭於庭，

播音紳咨嗟，復見老成。太任音在位，成王在左，曰：予懃音懃，誰恤予禍？白髮蒼顏，

三世之臣，不留相予，孰左右民？公出於道，民聚而呼，皆曰：吾父歸歟！歸歟！公畏莫

當，遄淳浩切返洛師，授之宛邱，實將用之。公之來思，岌魚及切然特立，身如槁木，心如

金石，時當宅憂，恭默不言。一二卿士，代天幹烏括切旋，事勢符分切如絲，衆比如櫛，音

治亂之機，間不容髮，公身當之，所恃惟誠。吾民苟安，吾君則寧，以順得天，以信得

人，鉏士魚切去太甚，復其本原。白叟黃童，織婦耕夫，庶幾休焉。日月以須，公乘安

輿，入見延和，裕民之言，之死靡他。音將享合宮，百辟咸事，公病於家，臥不時起。明

日當齋，公訃暮聞，天以雨泣，都人酸辛，禮成不賀，人識君意，龍袞古木切蟬冠，遂以

往。襚音公之初來，民執弓矛，逮公永歸，既畊且耰。音公雖云亡，其志則存，國有成

法，朝有正人，持而守之，有一母隕，匪以報公，維以報君。天子聖明，神母萬年，民不

告勤，公志則然。死者復生，信我此言，嗚呼哀哉！

【元豐】神宗年號。【帷幄】軍中帳幕也。漢書：運籌帷幄之中。【公來自西二句】謂光自洛入臨也。【太任二句】太

任，文王母。成王，武王子。比太皇太后高氏及哲宗。【惇惇】獨也。【邁返句】邁，往來頻數而疾速也。神宗崩，光入臨，所至民遮道

聚觀，馬至不能行，曰：公無歸洛，留相天子，活百姓。光懼亟還。【宛邱句】後詔起光知陳州。宋陳州，治宛邱縣，今河南淮陽縣。

【岌】高也。【宅憂】天子居喪之謂。【鉏去太甚】謂罷保甲市易保馬青苗免役諸法也。【延和】便殿。【合宮】即明

堂。光卒後，太皇太后與哲宗臨其喪，明堂禮成不賀。【襚】送死之服。【稊】播種後，以土覆之。

祭亡兄端明文

哲宗元祐七年，執遷禮部尚書，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。

維建中靖國元年，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，弟具官轍謹遣男遠，

以家饌音撰酒菓之奠，致祭於亡兄端明子瞻之靈。嗚呼！手足之愛，平生一人。幼學

無師，受業先君。兄敏我愚，賴以有聞。寒暑相從，逮壯而分。涉世多艱，竟奚所爲。如

鴻風飛，流落四維。渡嶺涉海，前後七基。音姬瘴音障氣所蒸，颶音懼風所吹。有來中原，人

鮮音息克還。音旋義氣外強，道心內全。百折不摧，音昨如有待然。真人龍翔，雷雨浹

天。音切自儉音都而廉，自廉而永。道路數千，亦未出嶺。終止毘陵，有田數頃。逝

將歸休，築室鑿井。嗚呼！天之難忱，是吟切命不可期。秋暑涉江，宿瘴乘之。上燥下寒，

氣不能支。啓手無言，時惟我思念我伯仲，我處其季。零落盡矣，形影無繼。嗟乎不

淑，不見而逝。號呼不聞，泣血至地。兄之文章，今世第一。忠言嘉謨，古之遺直。名冠

古玩切多士，義動蠻貊。所音切流竄七亂切雖久，此聲不沒。遺文粲然，四海所傳。易書之祕，

古所未聞。時無孔子，孰知其賢！以俟聖人，後則當然。喪桑音來自東，病不能迎。卜葬

嵩恩融切陽，既有治命。三子孝敬，罔留于行。涉岡望之，涕泗雨零。尙享！

【建中靖國】徽宗年號。【遠】轍子。按宋史載轍三子：曰遲遜遜而不及遠。【手足】謂兄弟也。李華弔古戰場文：誰無兄弟，如

足如手。【先君】指洵也。軾與轍皆師洵。【四維】四方也。詩：四方是維。【嶺】即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五嶺。見裴氏廣

州記。【七井】七年也。軾自哲宗紹聖元年，貶知英州，至元符三年，徙于內郡，共七年。【瘴氣】山川溼熱蒸鬱之氣，人中之輒病，

今粵東西尙盛。【颶風】海中大風也。【真人龍翔】謂徽宗初立也。【僮】僮耳也。見前。【廉】廉州，今廣東合浦縣。徽宗

立，軾移廉州。【永】永州，今湖南零陵縣。軾自廉州，改舒州團練副使，徙永州。【毘陵】本常州地，今江蘇武進縣治。軾更三赦，復

提舉玉局觀，旋卒於常州，年六十六。【忱】信也。詩：天難忱斯。【啓手】論語：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啓予足，啓予手。【不淑】

猶不善也。【名冠多士】嘉祐二年，試禮部，主司歐陽修得軾文，欽覆冠多士。【遺文】軾著有東坡集四十卷，後集二十卷，奏

藏十五卷，內制十卷，外制三卷，和陶詩四卷，見宋史。
【易書之傳】載述其父志，成易傳。後居南海，作書傳。
【嵩陽】嵩山之陽也。
【治命】謂道命之合理者也。左傳：爾用先人之治命，余是以報。
【三子】載三子：迢迢過。
【陟岡】詩：陟彼岡兮，瞻望兄兮。

音注蘇子由文

六六

音注蘇子由文終



尺牘釋例

何實睿著 並精裝一冊 七角五分

本書前半部份以人爲綱，約分家族，親戚，師友，士紳，官商數類；後半部份以事爲綱，約分慶賀，唁慰，餽贈，邀約，干求，規納，評論數類。文字雅潔，解釋明切，每篇後各有釋義，對於遣詞，造句，立意，稱謂，典故，莫不詳細說明，廣列門類，詳舉事實，可以活用，每篇可變化尺牘數十通。

金湛廬編 一冊四角五分 語體新尺牘

中華書局出版

書信構造法

嚴渭漁編 二角

編者曾將本書作為吳江麗則女學之教本，頗著成效。對於書信之組織，如何起首，如何收尾，以及書札上三十六種之詞語，十餘類書信之結構及稱呼，均詳載靡遺。且立言不拘一格，凡關於商、學、軍、政各界，均可按圖索驥，實為學習尺牘之範本。

詳註通用尺牘 四冊 四分

本書共分六大類：（一）家庭類，（二）姻戚往來，（三）師友往來，（四）普通往來，（五）團體往來，（六）便條電信等。家庭往來書札，援至敬無文之義，概以明白如話之筆出之，絕無晦澀之弊；而於賀函書札，則間用四六體裁，但語多新穎，不涉陳腐，銘新舊於一爐，以供隨意引用。本書用典，恐初學者不明真義，以致誤用，故均詳註出處。欲具翩翩書記之才者，必當以此書為研究之資。

中華書局出版

中1352(全)25,7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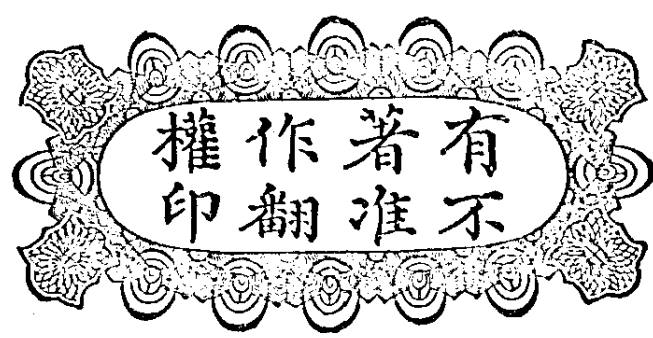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印刷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發行

中國文學精華
音注蘇明允蘇子由文（全一冊）



實價國幣二角五分

（郵運區費另加）



輯注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定價大洋一元二角
發行所

（一二三四三）

標商冊註



5

)